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94/96
31 January 1994
CHINESE
Original: ARABIC

人权委员会
第五十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4

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包括巴勒斯坦
境内的人权遭受侵犯的问题

1993年12月8日阿拉伯国家联盟常驻联合国
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致主管人权事务
副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阿拉伯国家联盟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向人权事务中心致意,并谨此转交关于在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上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人权的报告。

阿拉伯国家联盟常驻代表团对随附报告中详细阐述的在以色列占领的领土上阿拉伯居民的情况的恶化表示严重不安,并请人权事务中心将此份报告作为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的正式文件分发。

阿拉伯国家联盟
秘书处
巴勒斯坦事务总局

关于在被占领的领土上以色列
侵犯巴勒斯坦人人权的报告

目 录

	<u>页 次</u>
导 言	4
1. 定居者犯下的侵略行为	5
2. 杀害包括儿童在内的巴勒斯坦人	6
3. 拘留和酷刑	8
4. 驱逐	9
5. 封锁地区	10
6. 拆毁和袭击住所	10
7. 亵渎圣地	11
8. 侵犯巴勒斯坦人的设施	11
9. 勒索土地拥有者和毁坏庄稼	12
10. 税收压力	13

导 言

众所周知被占领的领土上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压制性政策下生活的条件越来越困难。然而令人感到震惊的是,在1991年底在马德里开始和平谈判以后,在以色列工党于1992年7月执政以后以及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于1993年9月13日在华盛顿签署了题为“关于自治的临时安排的原则宣言”的协定以后,这种镇压竟然升级。

实际上,自从协定签署以来,以色列一方面迫不急待地敦促使其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正常化,并要求取消对它实行的抵制,另一方面试图在国际论坛上和世界公众舆论中抵消巴勒斯坦事业和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冲突。

此外,以色列开始努力争取废除关于国际社会谴责定居政策和确认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的各项决议。

从这些拙劣的阴谋出发,以色列散布了许多谎言:

- (1) 以色列认为《原则宣言》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一项最后的全面协定,却忘了所签署的文件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宣言,而宣言的执行需要长期的谈判并需要订立许多其他协定,关于执行这项协定的谈判只是一个开头,而且即使有可能实现预期的一致,失败和冲突加剧的危险仍然存在。
- (2) 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谈判中取得微弱进展的同时,其他会谈中并没有取得类似的进展,特别是同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会谈中。对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戈兰高地和黎巴嫩南部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协定。就其本身而言,这些因素证明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冲突将会继续下去。
- (3) 对以色列的抵制是阿拉伯国家对在阿拉伯领土上建立定居点的一个反击,是反对以色列侵犯人权行为的一种正当手段。在阿拉伯领土被继续占领期间,没有任何理由证明可以过早地取消抵制。对以色列的抵制是阿拉伯谈判者掌握的少数王牌之一,在该地区建立公正和普遍和平之前不可能放弃这种抵制。
- (4) 国际组织在阿拉伯和以色列冲突的整个时期内通过的谴责以色列的各项决议是国际社会面对以色列行为采取的正当立场。以色列奉行的政策和对巴勒斯坦人权利的侵犯的性质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因此国际社会通过的任何新的决议必须反映现实,并避免为以色列开

脱侵犯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民之人权的事实。

- (5) 凡观察了在华盛顿签署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协定前后以色列在被占领领土上的行为者，都没有发现该国的压制性政策有任何的松动。然而与此相反，正如以下叙述的行为明确表明，这种政策已经升级。

1. 定居者犯下的侵略行为

在马德里和平进程发起以后，占领当局将部署在被占领领土上的以色列军队的兵力增加了20%，并使其得到更好的训练和武器装备。此外它还决定在西岸定居点组建武装定居者部队和后备队，让他们参加以色列军队对阿拉伯居民采取的行动。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动员定居者并加强它所掌握的用于镇压被占领领土上居民的手段，并使其罪恶的阴谋披上合法的外衣。

犹太宗教当局也参与支持这种倾向。例如，原犹太宗教领袖 Shlomo Goren 于1993年3月9日发出一项宗教判决，准许将逮捕时持有刀子的所有巴勒斯坦人处死。一些以色列人士将这项判决解释为是每个犹太人有义务向持有武器或利器的所有巴勒斯坦人的一种命令。

有些以色列资料来源(Yediot Aharonot 1992年12月21日)提到以色列军队向士兵发布命令，准许他们向所有武装的巴勒斯坦人开枪，而无须事先警告。这些消息来源还指出了关于对巴勒斯坦人使用武力的限制普遍放松的倾向。警察局长 Jacob Tirz 于1993年3月敦促以色列人不要在不带武器的情况下出门走动，这是以色列建立以来前所未有的措施。在同一个月，驻西岸以色列部队司令员签署了一项法案，授权在被占领领土上定居的犹太人组建民防队，并对关于民防队的规则作了修改。定居者被授予广泛权力，例如审讯巴勒斯坦人，必要时可以搜查和逮捕他们。

警方还指出，定居者合法拥有25万件武器，而未经批准的武器有几千件，他们在军方的保护和怂恿下，利用这些武器袭击阿拉伯人。

定居者对阿拉伯人的侵略行为和对其财产的侵犯行为不断增加，达到了危险的地步。例如，1992年9月21日，Kach定居者运动的一批人在希布伦袭击阿拉伯居民及其财产，打伤几十人并摧毁20多辆车辆。这些定居者在1993年初发动第二次进攻，在同一城市里至少毁坏了25辆车辆。

同一年3月，定居者袭击了返回以色列工作的阿拉伯工人，打死1人打伤20多人。定居者实施的侵略行为每天不断发生，其形式是集体袭击阿拉伯城市和居民区：车辆、作物和其他财产遭到毁坏，包括儿童在内的巴勒斯坦人被殴打、打伤或打死。

2. 杀害包括儿童在内的巴勒斯坦人

旨在追捕和杀害全面起义活动分子的绰号为“杀人小队”的类似的特别部队继续展开活动。然而尽管这些部队遭到批评,但工党政府仍然试图保持这些部队,甚至予以进一步加强。众所周知,这些部队是在以色列军队参谋长直接指挥下行动的。他们追捕全面起义的活动分子并加以即决处决。

1992年初,《以色列刑法》得到了修改,目的是给予这些部队的成员以刑事豁免权。结果向被占领领土上居民开枪成了以色列军队中一种普遍的做法。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几十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几百人被打伤。

1992年6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报告表明,在1991年9月至1992年4月期间,31名巴勒斯坦人被特别部队打死。报告提到许多巴勒斯坦人在被这些部队的成员拘留时开枪打死的案件。此外,大赦国际组织在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提交的年度报告中强烈谴责被杀害人数的增加和更普遍诉诸酷刑的行为,并指出以色列杀人小队已杀害了120多名巴勒斯坦人,这似乎表明,即决处决是一种普遍的做法。

一些研究中心将沙米尔政府执政的最后六个月中和拉宾政府执政的第一年中分别执行的暗杀政策作一比较。这种比较表明,在第一个时期中有53人被杀死,而在第二时期中有88人被杀死,这相当于增加了大约70%。在这第二时期中,儿童中受害者的人数增加了4倍。

应该指出,占领军或以色列定居者杀害的巴勒斯坦人中儿童的比例有所增加,甚至以色列人士本身也证明了这一点。根据1993年2月8日发表的以色列资料中心关于被占领领土上人权的报告(Betzelem),在拉宾政府执政期间,儿童中受害者的人数有所增加。在这一方面,英国杂志《经济学家》报道:“以色列士兵现在更是动辄开枪”。以色列的这些行为使近东救济工程处的主任专员对于安全条件和经济状况已经恶化的加沙地带上的巴勒斯坦人的命运表示担心、他特别注意到,在过去几个月中被调查的受害者的人数超过过去三年中的人数。近东救济工程处1993年2月3日的报告表明,仅仅在加沙地带,在1993年1月前两周中,就有347人被打伤或被打死,其中有138名儿童。

约旦外交部发表的关于定居活动的每月报告1993年6月号指出,在被占领领土上被打死的16岁以下的儿童的人数有所增加。在自从全面起义开始以来死亡的230名儿童中,38人是在1993年上半年中被打死的,这代表1992年整个一年中被打死的儿童的人数的两倍。

以下表格表明自从全面起义开始以来被打死的儿童的人数。

全面起义年份	13岁以下儿童	13-16岁儿童	总 计
第1年	8	40	48
第2年	29	50	79
第3年	5	21	26
第4年	4	20	24
第5年	4	13	17
第6年第一季度至 1993年6月8日	12	26	38
总 计	62	170	232

7月,一名以色列军人残酷地杀害了一位刚满10岁的巴勒斯坦儿童。据贾巴利尔难民营的目击者称,名叫 Izzet Matr 的儿童在难民营的主要空地上玩纸飞机时,两名驾着摩托车的以色列巡逻队员在离他100米左右停下。一名士兵下车后用一支带有瞄准镜的步枪瞄准该儿童,然后开枪。在孩子倒下后,在附近玩耍的他的姐姐开始给他擦去脸上的血。巡逻队员离开了现场,甚至没有试图抢救受害者,也没有将他送到医院去。

在7月期间,以色列军队开枪打死了13名巴勒斯坦人,其中6名是在加沙地带打死的,包括4名不到16岁的儿童。因此自从1987年全面起义开始以来受害者的人数上升到1,486人。

3. 拘留和酷刑

占领当局继续奉行其个别和集体拘留的政策。根据发表的报告,1992年,2,500名巴勒斯坦人由于安全原因而被监禁。几百名其他人受到行政监禁,而没有受到指控,也没有受到判决,拘禁期有时超过6个月。

仅仅在1992年7月的一个月中,就有1000多人被逮捕。在同一时期里,145名巴勒斯坦人被送交以色列法庭,其中16人被判处终身监禁,而其他人被判处几个月至几年的监禁。

此外,以色列法庭每月判处巴勒斯坦人罚款,其数额大约达到5万美元。自从全面起义开始以来,被拘留在以色列监狱中的巴勒斯坦人数估计大约为14,000人,另外有15,000人受到行政拘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证实,尽管为了制止虐待受害者同占领当局采取了有效的步骤,巴勒斯坦人继续在以色列审讯中心受到野蛮的酷刑。

根据大赦国际发表的报告,巴勒斯坦被拘留者受到以色列审讯者的系统的酷刑和虐待。人们甚至可以在这些报告中看到死于酷刑者的姓名。

这些报告还叙述了所采用的酷刑方法,特别提到殴打、电击、精神折磨、剥夺睡眠以及监禁在黑暗的牢房中或“地牢”中。

被拘留者没有权利庆祝其宗教节日,却遭到挑衅性的搜查:士兵们搜查并割开他们的手提箱,并将里面的东西撒落一地。在探访时,他们的亲属的口袋还受到有辱人格的搜查。

由于这些身心虐待,被拘留者患有危及其生命的严重疾病。这些发表的报告里的一份清单上载列的50多名病重的被拘留者需要得到特别护理,或者迫切需要动手术。

尽管以色列是批准对被拘留的儿童规定一种特殊规章的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之一,但它向对待成人一样对待儿童,把他们送交同一个法庭,并将他们监禁在同样的拘留营里。

被拘留的巴勒斯坦人展开了一系列绝食,以抗议他们悲惨的生活条件,特别是1992年9月的一次绝食持续了20天。他们要求得到比较人道和比较适当的待遇,并得到国际公约的最低限度的保障。绝食接连举行,扩大到所有以色列的拘留营和监狱,最近的是在内格夫沙漠 Ansar3号难民营中1,500名犯人举行的为期4天的绝食和探访者的绝食。另外还应该提到 Jounaid 监狱中被拘留者和 Jenin 监狱被拘留者举行的为期两天的绝食,他们要求改善其生活条件。

在给新闻界和世界公众舆论的一封公开信中,被行政拘留禁在内格夫沙漠的难民

营中的巴勒斯坦人指出,在得不到足够医疗护理的被拘留者中间,慢性病非常普遍。

4. 驱逐

以色列奉行了一种驱逐巴勒斯坦平民的政策,这不仅违反了许多国际公约和协定,也违反了国际组织所通过的关于谴责以色列和要求其放弃这种政策的各项决议。

以色列在1980年代部分放弃了这种政策以后又恢复了这种驱逐的政策。

1992年初,以色列驱逐了被指控为积极参加全面起义的12名巴勒斯坦人,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反应,特别是欧洲共同体的反应,欧共体发表一项声明,宣布这项决定从国际法角度来看是非法的,是违背《日内瓦第四公约》的规定的。此外,该声明还要求以色列恪守其对被占领领土上的居民的义务。

巴勒斯坦总统亚西尔·阿拉法特向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发出一份紧急函件,要求举行安理会紧急会议,以审议以色列这项决定的严重后果。1月6日,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了其第726号决议,在决议中强烈谴责以色列的这项决定,并重申,《日内瓦第四公约》适用于自1967年6月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所有巴勒斯坦领土,其中包括耶路撒冷。该决议还责成以色列避免驱逐被占领领土上的巴勒斯坦平民,并确保所有被驱逐的人返回其家园。

纳布卢斯 Al-Najah大学经历了一段非常紧张的时期,当时以色列占领军以搜寻武器为借口企图搜查巴勒斯坦学生。学生占领了大学大楼;一些知名人士和几百名巴勒斯坦著名人物对他们表示声援。占领当局随后封锁了该大学,并在整个纳布卢斯城里实行宵禁。只是在将6名学生驱逐3年以后,这项措施才取消。

12月17日,占领当局驱逐了415名巴勒斯坦人,这种驱逐政策达到了顶峰。国际社会在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的第779号决议中谴责了这项措施,该决议责成以色列确保所有被驱逐者迅速返回其家园。

以色列并不仅仅无视国际社会的意愿,而且试图操纵并在政治上利用这一事件,在伊斯兰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政治力量之间散播不和。

以色列继续骚扰被驱逐者,直到他们流亡为止。以色列军队向参加游行的病人开炮,使其中许多人严重受伤。巴勒斯坦人组织了游行,抗议以色列无视各项决议和国际法原则继续坚持驱逐他们的决定。

根据现有资料,自占领以来被驱逐的人数达2,400人。在这一数字上必须加上在1967年战争期间流离失所的30万人。

5. 封锁地区

作为以色列奉行的集体惩罚的政策,占领当局继续封锁整个地区,无限期地围困和孤立这些地区。以色列利用这种军队封锁试图使经济基础设施陷于瘫痪,并阻止巴勒斯坦工人前往其工作场所,或者为了便于袭击、搜查和拆毁房屋。

这种司空见惯的行径扰乱了巴勒斯坦人的日常生活,并使巴勒斯坦的所有经济和社会活动陷于瘫痪。工业家不再能够运输其货物或收回其债务,因此巴勒斯坦工业受到破坏。持有正当证件的12万多名巴勒斯坦工人无法前往以色列工作,并被剥夺失业津贴。此外,5万多名没有登记的工人失去了其生存手段。医疗和教育机构陷于瘫痪,学生不再能够定期上课。货物运输受到拖延,庄稼没有完全收割,因此给农民造成严重的损失。巴勒斯坦人还无法信奉其宗教,并无法满足其基本需求。

除了间接损失以外,巴勒斯坦人居住地区被封锁所带来的损失估计每天为700万美元。巴勒斯坦农工商会联盟理事会在其1993年4月14日的会议上估计,巴勒斯坦经济濒于破产,而且有可能出现饥荒,因为在1992年,这些部门曾经十几次由于安全原则而被封锁相当长的时期。

最著名的封锁行动是1993年3月29日在加沙地带展开的,并于2天以后在西岸展开的类似的行动。封锁地区的决定往往无限期延长。6月,还在至少17个巴勒斯坦城镇和村庄里实行宵禁。

6. 拆毁和袭击住所

占领当局继续蔑视各项国际公约,特别是《日内瓦第四公约》中关于禁止占领国毁坏属于个人、社区、当局或社会或合作机构的不动产的有关条款。

1992年,军队和保安部队对被占领领土上巴勒斯坦平民的住所的袭击显然升级。占领军用反坦克火箭摧毁难民营和城镇上房屋和居住区,因此这种袭击达到了顶点。

1993年1月14日,以色列军队用反坦克火箭炮摧毁了德尔巴拉难民营中的五处住所。

1993年3月11日,这些部队在汗尤尼斯巴勒斯坦难民营中用炸药和火箭炮完全摧毁了20处住所,而且给附近地区造成了损害。

在1992年12月展开的11次行动中,占领军利用同样的方法摧毁了十几处住所。

在最近的一次行动中,汗尤尼斯的3处房屋和耶路撒冷地区的另外8处房屋被火箭炮摧毁,藉口是建造房屋没有得到批准。

占领当局还以安全为理由查封了十几处住所,使这些居民无家可归。

7. 亵渎圣地

以色列占领军继续蔑视礼拜场所的宗教价值和神圣性质。

最近他们发起了侵犯被占领领土上礼拜场所的大规模运动,袭击和关闭了几个清真寺。他们声称搜寻“战争物资”和“逃犯”,或试图“制止非法活动”。

1993年7月23日,耶路撒冷市的推土机铲平了阿立瓦山上的一个正教教堂,激起了抗议的浪潮。

同一年11月21日,占领军逮捕了Qarawa村清真寺中的一位传教士Omar Mahmoud Marai(60岁)。1993年1月20日,希布伦镇伊斯兰慈善协会的司库被行政拘留长达6个月之久。1993年2月7日,占领军冲进除了图勒卡尔姆的Al-Rawdha清真寺院,藉口搜寻被禁止的材料。同一年4月6日,占领军部队袭击了阿希拉北部的3个清真寺院,没收了那里的书籍和杂志。他们还命令关闭十几个寺院,关闭期从一周到几个月不等。

在此之前,占领军曾经在纳布卢斯市发起一个侵犯清真寺院和宗教机构的运动。他们包围了zakat(合法施舍)委员会的总部,拆除了外墙,毁坏了家具和其他物品,并没收了文件。安巴达村的zakat委员会遭到同样的命运。此外,占领军收回了向Al-Nur清真寺和同地区其他4个清真寺院发放的建筑许可证。

1993年3月30日,犹太复活主义定居者将汗尤其尼斯的Al-Akkad清真寺付诸一炬,烧毁了可兰经、宗教著作和家具。伊扎克·拉宾赞扬这一侵犯行为,并声称,这些清真寺并不是禁止以色列士兵毁坏的场所。

根据新闻界的报导,据说有一个以色列项目旨在拆毁耶路撒冷的伊斯兰宗教场所。据说该市的市镇当局正在考虑扩大哭墙对面的广场,目的是阻止穆斯林教徒信奉其宗教。

8. 侵犯巴勒斯坦人的设施

自从全面起义开始以来,巴勒斯坦人的设施、机构和学校似乎连续不断地关闭。这种情况导致了教学条件的恶化,加剧了学生和教师遭到的镇压和个人与集体

的骚扰，更不用说占领当局通过控制课程、学生入学和教师任命对教育设置的障碍。

占领军并不仅仅关闭教学机构，有时甚至无限期地关闭，而且经常冲进教学大楼，殴打教师和学生。

越来越多的教师由于安全原因被开除、逮捕或被剥夺旅行的权利。建造新的学校和修建现有学校的工作已经停止。

新闻机构与国内教育机构一样遭到这些行为，有时候被以色列军队关闭、占领或掠夺。而新闻工作者往往受到骚扰、逮捕以及在展开职业工作时受到阻挠。

巴勒斯坦保健机构也未能逃脱以色列的镇压措施。一些医院被以色列以条件陈旧需要修理为借口关闭；其他医院则不得不支付很高的税，并由于占领而遇到了许多行政和财政问题。

每个居民的医院床位数量已经下降，在占领的25年中从每千名居民2.5个床位下降到0.4个床位。第四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1993年4月，日内瓦)对于被占领领土上的健康状况恶化，特别是对于居留条件造成的精神病的蔓延表示关注。

9. 勒索土地拥有者和毁坏庄稼

土地在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冲突中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它是巴勒斯坦经济生活中的支柱。占领军认识到土地如何重要，因此正在用尽一切手段从巴勒斯坦人手中夺取土地。

根据从被占领领土上收到的报告，自占领开始起直到1993年下半年为止，以色列当局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没收的土地数量估计为3,080,964德南，这些土地占西岸的67%，占加沙地带的40%。

占领军在西岸建立了186个定居点，在加沙地带建立其他20个定居点。这一行动耗费了150亿美元。在这些定居点里居住了大约25万以色列人，其中多数是在最近从前苏联移民的浪潮中抵达的。

根据犹太人机构发言人1993年4月2日的声明，多数来自前苏联的将近2万名新的移民于1993年初抵达被占领的巴勒斯坦。他们几乎都定居在西岸。

1993年7月，以色列当局开始展开一个项目，目标是没收耶路撒冷北部Shaafat地区的大片土地，其藉口是，这些土地在1948年以前属于犹太人。因此居住在该地区的许多阿拉伯家庭收到命令，让他们放弃他们的土地，尽管他们持有正当有效的财产证书，并让他们对过去几年中使用这些土地付一笔钱。令人惊奇的是，以色列当局在此

之前没有注意到这些土地是属于犹太人的,特别是因为这些阿拉伯家庭是根据占领当局发放的有效的建造许可证建造这些房屋的。

Kasrat村(纳布卢斯)附近的Migdalim定居点的居民在属于巴勒斯坦人的一块1,000德南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制革厂。他们在看到村清真寺的门上贴出一张没收命令时感到惊奇。

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理事会的发言人透露了在法国和美国犹太人资助下在希布伦镇建立定居点的计划。这些计划还包括在希布伦建立一个塔木德经学校。

耶路撒冷市副市长宣布,自1967年以来,犹太人第一次在东耶路撒冷占多数,其人数上升到160,000人,而阿拉伯人为155,000人。这种多数是在过去18个月中形成的,据估计,在6,000套住房建造以后,其人数会增加。

在采取没收措施的同时,以色列当局还对巴勒斯坦土地拥有者进行各种勒索。例如士兵在为通向定居点的道路修建路堤时毫不犹豫地侵占路边的土地。据说修建这些路堤的目的是保护以色列车辆。

定居者和边境哨兵连根拔起果树、毁坏庄稼并以武力阻止阿拉伯人进入其土地,所有这些措施的目标都是破坏巴勒斯坦经济并强迫巴勒斯坦人离开被占领领土。根据来自被占领领土的统计数字,每月有10,000棵树被拔除。根据同样的资料,自从实行定居点以来,以色列人拔除或毁坏了13,000多树,更不用说几千德南的庄稼被荒废。

巴勒斯坦自然资源,特别是水资源,遭到占领当局的掠夺。根据关于这些资源是以色列军事指挥下的公共财产的原则,这些资源的利用和分配适用于军事法令。

根据现有资料,以色列及其定居者使用总共7.6亿立方米中的5.3亿立方米水,即占现有数量的80%,而巴勒斯坦人无权挖深井,也无法开发哪怕是极其少量的水资源。

以色列的政策是垄断和过份使用被占领领土上的水资源,这已经导致地下水水位明显下降,含盐量上升、水污染加剧,因此造成水质普遍下降。

最能说明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分配水不公平的事实是,被占领领土上可以灌溉的土地中仅有25%得到灌溉,而以色列控制下的可耕地的90%得到了灌溉。

10. 税收压力

以色列在被占领领土上对巴勒斯坦人实行的不公平的税收制度是对巴勒斯坦经

济的一个最严重的打击。

自1982年起,以色列委托军事当局征税,而他们公然无视所有法律和人的标准。这影响到巴勒斯坦经济的发展。这种状况产生的一种后果致使巴勒斯坦投资者避免在工业部门投资,因为税收负担太重。因此巴勒斯坦的制成品相对以色列和外国产品而言,缺乏竞争性。

根据现有的资料,在被占领领土上征收的税基本上用于被占领领土之外。而公司税则纳入以色列国的预算,并没有纳入被占领领土行政当局的预算。同样只有以色列人得益于由巴勒斯坦人交付的税收资助的公司基金。

甚至连拨给被占领领土的款项有时也纳入以色列国的预算。例如以色列最近将1.6亿锡克尔转入其预算,因此将巴勒斯坦人本来应该受益的这些资源转用于其他用途。

以色列的这样做法违反了要求占领当局把被占领领土上收集的税收用于当地的1907年《第三海牙公约》。

来自被占领领土的财政岁入估计每年大约为8,000万美元(西岸为5,000万美元,加沙地带为3,000万美元)。占领当局在各桥上的通行税征收卡向巴勒斯坦旅客征收的旅行许可证税每年相当于大约1.32亿美元。海关税收入为5亿美元,而过桥的旅行者人数估计每年大约为359,000人次。

对进出口货物征收的海关税估计大约为4亿美元。对巴勒斯坦人工工资征收的间接税每年相当于7,000万美元,即占其年收入总额的30%。然而巴勒斯坦工人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任何社会保险津贴。

被占领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必须向以色列交付70种不同的税,其范围涉及到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为了实行这些税收并确保征税,制定了将近50项军事法令。

收税人员在军事人员的护送下未事先通知就闯进企业。这种流行的做法显然表明巴勒斯坦人遭到的经济压迫。例如警察部队和边境哨兵在加沙城里对当地开车人展开了大规模的骚扰运动,对他们课以数以千计的罚款,阻止城里多数居民使用车辆,并中断交通。

此外,大量警察和边境哨兵在加沙发起了一种广泛的运动,没收了大量电视机并对拥有者实行罚款。

收税人经常闯进被占领领土上的企业,并向业主收取过高的税。巴勒斯坦经济在以色列和官僚制度强加的税收负担下正在崩溃;此外,它由于以色列各公司得到的优惠而遭受损失。这种状况迫使许多巴勒斯坦企业关闭或极为困难的条件下经营。

XX XX XX XX XX